

戰國策校注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戰國策秦卷第

三

縉雲鮑彪 按注

東陽吳師道 重校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北扶風馮翊

北地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

孝公以獻此為重今考其舛謬不合者各見本

章

衛鞅衛之庶孽公孫氏也庶孽公子魏策曰此據史

愚謂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魏策曰此據史

之於商屬承農 號曰商君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極至猶 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黥劓其傳

墨望其類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

行自上也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傳公子處

黥其師公孫賈春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

革甲也以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

革為札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

君傳位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臨

也集韻頃少選商君告歸懼誅人說惠王曰大臣大重者

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今秦婦人嬰兒集韻

嬰男曰兒備曰釋名人始生曰嬰皆言商君之法

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平聲為

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

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

君歸還

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

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無念之者

惠文君

孝公子元年頭王三十二年甲申也

耳

蘇秦始將連橫

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

以威勢相脅曰橫曰高注連關中說秦惠王曰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北有胡貉

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南有巫山

正義云夔州巫山縣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耳

黔中郡後為武陵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東

有殺函之固補曰左氏報有二陵杜注在蜀池縣

西函見 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 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士之能 奮擊者 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

與形便 此所謂天府言其蓄聚之富非人力也 天下之雄國也

於攻守 物之雄 者強 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

兵法之教教猶習 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

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進効也 秦王曰寡人聞

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

也 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

順者逆人心 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 今先生

儼然兒衿莊 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 願以異日

異猶它也 王初補曰 史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蘇秦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

黃帝伐涿鹿屬上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堯伐驩兜

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四書放驩兜

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下言

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績之此不過欲

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

足辨後舜伐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禹伐共工

放此乃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武王伐紂

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

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擊

轂擊說言語相結約親也補曰後語注結音吉此

見齊策濁彌玉反聊留服蒲此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

藏文士並飭文謂辯也

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

也

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

也大事書之稱多也言有司文書百姓不足上下

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也謂明

著之言章顯之謂辭之文者三語文勢同兵甲愈起辯言偉服

偉一奇也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

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綴甲厲兵

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

厲即礪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功也

言無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

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

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戟謂持戟

持執也直亮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

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集韻凌侵尚訕敵國訕服制海內子元元元善

也民之類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非兵不可今

之嗣主世時君皆繼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明也亂於

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沉猶溺於辭溺謂為以

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黑貂之裘敝貂鼠屬大而黃黃金百斤盡資用之

絕資貨去秦而歸嬴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攏通

勝是嬴與縲縲字通用倫追反易羸其角羸其瓶

即礼所謂偏也注說下与履履踏履也也史虞

也踏與負書擔囊從高注素囊也然則此字元作素

素無底囊有底四曰一形容枯槁面目元作犁犁古字

本借黑集韻黑黃色色四曰犁狀有愧元作歸今

歸補曰當作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維機也不媵

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息也妻不以

我為夫媵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

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箴數十也得太公陰符之

謀漢志有陰符經曰陰符經恐非伏而誦之簡

練以為揣摩也遊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功之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之銳也血流至足曰安

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關摩言切近過之關名未見說趙王族

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抵掌而談集韻抵擊手也趙王

大說封為武安君義云路川武安縣受相印革車

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四端曰純正曰白璧百

雙補曰璧玉環也黃金萬鎰補曰鎰四十四兩以隨

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

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即當此之時天下之

大萬民之衆主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

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

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

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尊

之巖廊廟堂尊嚴之稱曰文穎云廊殿下外屋

類師古云堂下周廟又巖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

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劉向九歎王逸注

人君為政舉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為

廟堂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黃金萬

蓋誤蓋元從溢補曰此書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

炫燿於道光耀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也使趙

大重為從主諸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

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鄒桑戶椳樞之土耳樞

牝也椳木為之如伏軾車前樽銜樽銜集韻樽挫也蓋

橫歷天下

歷過也

庭說諸侯之主

猶云庭杜左右之

口杜猶塞

天下莫之伉

集韻匹也

曰

姚云錢劉作

伉抗古字通

將說楚王

威路過洛陽

漢為河

父母聞之

清宮除道

清汎掃也

張樂設飲

張施

郊迎三十里

迎於

妻側目而視

正視不敢

側耳而聽

媵蛇行匍伏

蛇不直行伏音

匍匐也

四拜自跪

而謝

集韻跪小拜也

蘇秦曰媵

何前倨而後卑也

倨不避也

媵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譙周曰秦字季子

曰

司馬貞曰

蘇秦曰嗟乎貧

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

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

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媵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

祿徒耳惡嗜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困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奉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奉陽君死乃說肅侯合從說楚後還過洛陽顯王除道郊勞與策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

秦處士號

曰蘇秦欺寡人

欺詐也言以虛聲恐

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

**山東**

補曰當

之君從

以欺秦趙固負其衆

負猶恃

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

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

亦明矣

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

寡人忿然含怒曰以吾欲使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喻論

同告也告諸寒泉子曰

不可夫攻城墮邑

日敗城邑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

稱國家之美

**正曰**

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

魏人仕秦惠五

年為... 昭二... 九年為...

年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

安子武安子必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號武安君此云

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武李牧亦封武安君如下止言武

相及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

### 楚魏戰於陘山

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南楚

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取我陘山魏襄大

鄭縣西南大事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又謂楚北有汾陘之塞即此皆一地也魏許秦以上

有誤因韓陘城汾旁訛也說見彼條魏許秦以上

洛屬弘以絕秦於楚使不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州

武郡非修秦責賂於魏責求魏不與管涔秦謂秦王

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

王曰曠曰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會猶魏畏秦

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

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秦之楚

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魏弱若不出地補曰劉

多弱字即若愚謂以弱句義亦善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

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與秦遇魏

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曠曰遇於境此下

有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謂楚策元在韓曰齊楚之

策有其事補曰按鮑所謂楚策元在韓曰齊楚之

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景鯉之秦  
與於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  
鯉云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

於秦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

怒秦合最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姚本楚

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補曰好於魏

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為善蓋二國之遇將

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

與合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魏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衍使

使景補曰姚云一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

賣所之也言使楚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

聽則殺景鯉更下衍不疑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

國策卷三

**留曾** 姚云留曾劉作者是 是便計也 利便猶安 秦王乃留景鯉景鯉

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 權猶勢也 而

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

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

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 有猶又

通用後策陳軫云又 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

交以圖 秦圖 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補

來使之使去 聾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 與猶魏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 禹貢西河屬雍州此

河之上是也 補曰蓋主冀 之不勝魏不能守王必 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

取之河外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屬皮氏

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地七百里以

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

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膠留以犀首張儀

亦言何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

又見衛策戰勝威王楚魏兵罷散罷疲恐畏秦

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

前十年也儀時為相四曰惠後五年魏事史無見年表

楚城王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四曰魏事史無見年表

明年入上郡干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

後也陞山前一年魏八少梁河西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說秦惠王曰臣恐王

之如郭君郭說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此號仲後

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虢東虢叔之封制夫晉獻也今鄭之策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虢也

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僑難之也荀息晉大夫曰

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亂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因而伐郭遂

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

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

以毀敵也修文御覽引周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

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因而伐虞

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

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楚知橫元作橫君知為脫文蓋秦也之善用兵

下衍用用兵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

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

下所用兵  
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

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

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

無繫之之事今云然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願王

因其自楚來間之耳惡也

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遂不加

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然則軫自為而不

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王

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

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

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

放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天下欲以為

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胥

國策卷三十一

王勾踐求委用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  
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讒之賜劍以死

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者良僕

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也良婦也吾

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

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儀謂

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

實也輸寫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

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

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纏束之也

束戒令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

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補曰一本軫曰且安之也

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而明臣所籌度

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之語助也楚之往也之楚與否之語助也

同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後語作挑誘也

長者詈之詈罵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不時

以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

取長者詭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汝何

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

妻則欲其為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

補曰許我詈之云云後漢馮衍傳有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

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補曰國下輸楚元

王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

臣之楚與不猶之亦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

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元作軫曰孰

孰字本但作孰後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

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

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

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

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

忠補曰史復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

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實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駭異也虎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

所稱譽皆當於人心不說於正論周襄辯士未有

以為然遂善待之異也

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

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誠秦之為無道魯仲連不

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而對辯給不詭於正

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

猶為彼善於此耳爾曰大事記顯王四十年秦

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賈僕矣以下正歸

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郡西戎也北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謂事情謂白也義渠君曰

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

國燔亦燒也言火其國以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

則秦且輕使重弊輕言其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

義渠君曰謹聞令命猶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

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

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

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

致之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

使至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末有此策帛作伯地

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正義云懷

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收邯鄲時同

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

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

至懷是時諸侯連函奴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

以和之義渠必次於魏張儀去犀首聞儀復

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魏且五國伐秦事在惠

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秦則此

時儀未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

在魏衍不相則儀必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

役儀在魏陰為秦用而謂衍與秦犀首知其相魏

之後蓋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相魏

相而害之欤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

○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相魏

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

相而後蓋亦不能無疑秦紀備去韓魏趙之魏秦燕齊師其叔

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

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

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通鑑據年

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持詳者以從長故

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

畧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此修魚

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

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轅胡貫反轅緹氏之口高紀注轅轅

河南備目墳云轅轅險道在緹氏險道屬土

氏東南索隱云緹氏以山為名當屯留之道黨備

道正義云屯當潞州縣魏絕南陽秦使絕楚臨南鄭

亦河正義云屯當潞州縣秦攻新城宜陽秦使絕楚臨南鄭

南鄭正義云屯當潞州縣秦攻新城宜陽秦使絕楚臨南鄭

也大事記白起繫韓新城正義云在洛州伊闕

縣又秦韓會新城正義云在洛州伊闕

正義云在洛州伊闕

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芋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直陽並言地必連近當

是伊關爾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周誅討也謂二君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

圖籍土地之圖人籍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

長也蔽名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得其

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

狄顧還視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專力也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而

其民欲王者移慎其德三貧者依人之有資其資而

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

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

秦攻之避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

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

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

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

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不貪暴名

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者劫

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

不義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

也不義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曰史攻天下之所

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臣

今無矣字則以欲字句而危字自爲句亦奇

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齊補曰齊韓周

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

二國并力合謀也并並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

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

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

莊相蜀蜀既屬屬猶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

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

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表

合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

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

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

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

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

蜀滅之是二人同姓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

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

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

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臣請試之自

辭必之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

大大王過大猶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唯辭也傳稱

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符亦亦疑無

大齊王閱唯儀之補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

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也敝邑欲伐

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事猶今

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

王獻商於之地

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

是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夫楚援故齊弱則必為王役

元作沒國姓矣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

楚絕齊得報曲沃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

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

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猶

陳軫後見在楚秦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

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

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

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秦又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

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惋猶恨

是西生秦患比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

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彌止也通作弭以待吾

事韜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楚王使人絕

齊使者未來也來還又重絕之張儀反絕秦使人使

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

至前及而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

乎乃使勇士往言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

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使者曰臣

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實

能多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大怒欲與

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高注初王使弭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

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

正曰高注事一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

齊秦之交也元作固固姚注曾本固作國必大傷楚王

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遂舉兵伐秦

正曰史云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使屈句將屬京兆正曰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

高注楚邑

者集韻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記憶十

二年也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之以

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

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

所料也哉○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齊

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

攻之軫說謬矣○子為為臣之為使者使齊之使並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講當從王使陳軫之秦

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

軫元仕秦於秦寡人不佞佞高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故子

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或謂救之便

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以

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

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吳故使人問之楚王曰使

還王誠病乎意亦思乎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

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

按姚本作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為王吳

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有兩虎

元作諍諍補曰字與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傳管

刺有傷也補曰索隱引策作管與止之曰虎者戾

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戾

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

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

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

今戰戰必敗一必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

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

為主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

也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

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

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者難悖之集韻悖亂也

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計聽下

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

一二者不可角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

○軫為是構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敵豈所以忠

為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三年

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遠甚他

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

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耳

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

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據高注此無於韓起

樗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

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 報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

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張子不反秦謂秦以喪魏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

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張子必高子高貴也

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曰劉辰翁云不去秦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害重而使之楚者欲使楚亦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也重而使之楚楚者猶重也欲使楚楚亦

之貴重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張子謂

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

交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

聞疾之言曰王楚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

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

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為然之為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請秦王曰補曰請當

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種樹不處者言非人必害

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今元作本

自有漢止傷本有殺舛疑當云種樹不漢中南邊

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言不然天下有变謂害王割漢中以楚和謂曰一本

以為和楚姚注一無為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皆猶

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变王何以市楚也

**為**補魏本此下有文字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

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曰弗

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母澤疑齊

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說魏王哀曰襄薛公嬰公叔

也曰臣戰戰與楚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

以與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須項也言欲請誅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夫

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

夫楚王懷之以其國衣冉也而事亞之生事

楚王之以其臣請劫手領然而臣有患也六字姚云

一本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征事

伐也臣辛張陽王韓魏齊也此此臣之所甚患也

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也此也公謂冉東東之楚

是令張儀之言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

而冉果与楚合是而務敗公之事也儀之謀伴於禹也

之事公不如反公國謂秦德楚而不施恩惠而觀薛公

之為公也觀其於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

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

三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字也也補

恐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与儀者冉為之

魏為儀請亦所以為魏魏亦請而得則儀重冉儀時相

重冉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

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末

缺也越人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其病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

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

石注石也所以砭彈腫**正曰**此亦本高**曰**補**曰**姚云劉

本有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

秦國之政也此此如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

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項定公時

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報王五年相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同闕小窺

也周室各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觀周室

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鑄京也

蓋控阨之地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行輔猶甘茂

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

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

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諉之向壽歸以告王王

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鮌竊息壤以堙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湮洪水之州而

柳子厚言求州有之則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對

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

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武積之久矣

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

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

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後方孝公商鞅

時并小鄉為大縣今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

約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今王倍數

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與

險倍昔行數千里補曰一本而攻之難矣臣聞張

儀西并巴蜀之地兼并猶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

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天下不以字為

今房州竹山縣漢中要地也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

羊將攻中山黃州國後志云一名中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

挾韓而議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

**困** 元作 侈之怨也

明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

韓策言公仲侈也

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明

別韓侈也

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

侈大事記取韓又

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昔者

而殺人 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 曾子之母曰吾

子不殺人 織自若 故也 如有頃焉 人又曰曾參殺人

其母尚織自若也 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 機之持 踰牆而走 夫以曾參之賢與

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 使其疑則慈母不能信也 今

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

也 疑臣者 疑之於王 不適三人 適唐 臣恐王為臣之投

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

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

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

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戍役也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

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使

說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

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詐為因謂楚王

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

**曰**戰國變詐多此類豈暇慮後和懷王  
親受商於之欺而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猶前也秦之右

將有尉繚對曰公不論兵法言不以兵治士必大困甘茂

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喻也今攻

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摧也

爽下章同而公仲元作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

已戰功相伐言後不復立功請明日鼓之而不

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以益

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一本鼓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而外與韓盟

元作修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

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

衍無事也事不得秦眾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茂父攻二人持之

也故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

楚時助韓兵在韓後韓楚必相御也  
御猶制也二

正曰言其後有變也韓楚必相御也國雖合猶相

疑故自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

不見多怨臣是以知其御也與韓而不遺怨於秦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  
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元作印大事記甘

攻西周得之是以九月鼎...

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正曰按惠

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

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補曰鮑既

韓策注亦異大事記所取鮑氏云顯得止用顯亦今

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

公孫奭又有公孫顯公孫赫其云挾韓而

議云善韓皆仕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赫顯奭而

諷為一人愚謂赫即赫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辭屈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其健者來使者補曰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

來使集韻需音儒韋柔補曰需即濡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

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

暇與語將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

而聞之聞之於道**目**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

韓非子道而作道文云秦王欲將犀首樗

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

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

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

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衍也日告人足矣不必告已

更深**目**姚本有之字**補**日告人之云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凡屈皆楚人

使為為木史口人...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楚任之於秦

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

曰元作於楚於楚而不使魏

制和制謂楚必曰以秦魏之秦魏魏如魏

而終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

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能王不惡於

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且割地與秦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也勝

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今

王廣德魏趙大施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

楚交忿也言不以交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

言不以交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

大臣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

一本惟始與終 昔智伯瑤殘范中行 范吉射中行

圍晉陽 屬太原 故計唐國 大事記晉陽漢太

晉陽置龍山縣 隋改龍山曰 卒為三家笑 趙魏韓

晉荀瑤與趙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 反攻出公奔

齊道死晉哀公四年 趙 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 越

國揚州郡亦山 勝齊於艾陵 杜注齊地哀十一年

兗州博 為黃池之遇 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

縣南 是哀十三年 日 哀十三年 杜注陳留封丘

外黃有黃溝故指為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

溝水經注所謂河水 洪通濮濟黃溝者也 相與封

丘殊遠當以杜注無禮於宋正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囚其婦

為正路史同柱注與本死於干遂勾踐禽死二十年梁

人遂為元作與本死於干遂君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

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

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為相不見齊後子死太子

楚及朝天子事四年表而拘於秦拘猶制也

三十年齊敗我馬陵虜申身布冠以喪禮也而拘於秦拘猶制也

子見殺故布冠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而拘執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

下之國雍擁同言徙兩周之疆侵逼而世主不敢

窺陽侯之塞河東陽侯國取黃棘秦紀楚記懷王與

不地曰正義云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

蓋在房襄二州

此尾言善其後也即士文能終之尾終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

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温西此言中國爾正曰濟

而為榮自鄭以東貫滑曹鞞濟青青入于海以

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

為五十里適足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

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猶非楚受

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

楚人援韓以拒秦衍王王無此字四國之兵敵

秦楚韓魏也韓魏雖敵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齊宋

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故曰先

得齊宋者皆伐秦此言魏韓得之正曰齊宋

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秦先得齊宋

則韓氏鑠以銷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

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

而行之則兩國者楚秦必為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

其不名孟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

六孟子而有是言與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

得齊宋與失之揣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

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補曰為大之為云聲

秦王與中期秦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中期適遇

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補曰

當曰中期悍人也

有錯文

昭襄王

武王母弟元年  
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

茂傳昭元年擊去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代傳也

侍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女在蘇子室者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

相與語欲去之

遣去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

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

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

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

茂賢人非恒士也

恒常也

其居秦累出重矣

茂事惠武昭三

王 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

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

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厚其祿以

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槐谷注在

並作鬼谷故前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

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

兆始平之地終身勿出不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

作鬼谷大非終身勿出不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

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也天下何從圖秦秦

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也迎之齊注錢於齊補曰姚

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注錢於齊補曰姚

之甘茂辭不往蘇元作秦補曰姚氏云一偽為

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齊補曰姚氏

齊王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

齊王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

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  
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  
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  
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鄰婦  
合燭夜續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遠以  
名字加之者

獻則楚人為辛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

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善公也

**辛**元作辛 下同 **辛**補曰當作 戎者太后之所親也 穰侯

同父弟辛 辛戎為華 陽君凡辛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 知為昭王初

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楚

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是**辛**辛戎

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

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

王謂樓緩

趙人見獲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

曰三國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東而講

大河之東非地名

對曰割河

東大費也免

元作勉勉通於國患天利也此姚本正作勉通於國患天利也此

父兄之任也

謂公王何不召公子他

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

池

且當日池即他文而問焉王召公子

他池而問之對

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

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

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

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

必危

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大事記山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峻諸山

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

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卒使公子池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此二字補曰宜之兵

乃退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

以兩悔言皆箱其主之術也補曰周策韓慶為西周

說薛公令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

出楚王以為和薛公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兵

大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

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

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魏擊秦與

我武遂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通

薛公田為魏謂魏舟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

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

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

其相與秦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

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  
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

孟見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

必并相之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

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讎冉也欲得陶為幫恤然齊

未免於兵亦不敢尔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志

於冉與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

當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卒攻齊之

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秦王畏

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齊與

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而不能支秦魏得

必害之而魏實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

功揀晉以為重也補曰姚本操晉是破齊定封而

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

則復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子必大

窮矣

冷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謂秦王曰向欲以

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國晉

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趙惡齊秦之

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

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

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立曰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

言秦自知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若元作若補曰此連於

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

也免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

已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

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定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曰秦字下不能與齊懸衡矣

懸衡輕重等也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

此言秦輕於齊而齊之德新加加韓魏於與齊字

積往來之節也齊秦交爭韓魏魏東聽謂聽齊

作焉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

九夷補曰索隱曰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北

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濟陰高魚昭十三年傳吹千魚陂

注竟陵縣城權懸宋衛言較其宋衛乃當阿甄耳

西北甘魚陂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

莊十四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

州郵本漢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

隸也越勾踐國隸猶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之民

楚稱此強秦烏能與齊懸衡韓卓同當與上權懸宋衛

為北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方城膏腴之

地肥也言細散取之腴腹以薄鄭安在秦漢之間

榮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

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

志成臯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引

秦王欲為成陽君

以趙魏策知十七年入朝

為韓人此求相韓

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為魏冉

冉后弟時主五國

其事故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

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

翕猶收也王言收之晚也

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

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

齊韓魏謀攻楚恐秦

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

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

備曰姚氏本章首

藍田

屬京兆豈難得哉

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

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况於楚

楚此言三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也楚疑於秦之

之故地楚地謂秦且以漢中予楚楚疑於秦之

未必救已也而公三國之辭元作去三國攻楚

言者去補曰當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從從三國

也攻秦此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其謀自楚秦

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

告急補曰姚注一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則是我

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兵必有功薛公曰善

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

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衍臣臣補曰姚氏

云曾作勝高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

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以此

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

**此** **同** 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

薛公又魏而出齊女魏公子子負芻之母韓春謂秦王

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割魏割胡則上黨秦之

有也此上黨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

則魏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已元作 **氓** 下同字

韓策作氓今並從之此魏人也 **正** 同 已 字句 氓欲

以齊秦而困薛公事魏權故 **補** 曰一本欲 佐欲定

其弟也佐負芻庶兄臣請為王因**氓** 氓與佐也 困二

以劫魏 魏懼而復之反齊 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

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齊女德秦

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  
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起擊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兵必

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

又輕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公不若母多謂

志於和母則疾到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似

不尔海言語不可曉  
有缺誤姚云到恐封

陘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

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

年正司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

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

按大事記魏王四十年趙魏伐韓秦與齊從親秦魏

再伐魏援四城明年趙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

魏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補曰趙且與秦伐

陘山見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密陽

齊齊懼今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時屬齊指開封陽武非齊地當考

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趙王媿喜乃案兵告

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

告下吏不斥王故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

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二皆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趙以齊倍以告敝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

未詳戰國之制二社二邑也田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

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

之蘇伐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元作之

者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姚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

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

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不利於秦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而

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夫齊罷國也齊破趙亦敝而

同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作決潰

癰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天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

制人也安能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伐齊多出

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

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

秦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

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

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則秦友受兵四也

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

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

安邑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

城六十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

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

得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

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

王明而熟於計穰使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

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曰於是穰侯不行引

使兩走字  
並去聲

秦客卿造

造其名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

記法陶今濟

陰定陶補曰

藉君天下

借以制天

數年矣攻齊之

事成陶為萬乘也

國大

長小國以朝天子

補曰姚本

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

而莫之據也

無緩國可恃

補曰言攻齊不成故攻

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

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

時天時非時人所能為

補曰

姚本時至

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

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

得時之利

因天下

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巴無得大時於此利因天下

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田單破燕燕之初成昭

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

不當在昭王前且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

大名也君謂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益除害莫如盡

逸詩補曰秦誓樹德務滋滋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

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哈曾讓

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齊亡於燕

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以非正曰以

害句或以巳字通屬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

秦卒有他事卒符同而從齊齊秦趙元作趙合其誰

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以誅於燕使燕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

**疾** 元作

僭 誤當作

從下文可證

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

齊，封君於河南。

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

為萬乘，達途於中國。

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

他慮也。

補曰：後為萬乘之為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

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

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

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

相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楚臣請言其說。臣

相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楚臣請言其說。臣

相國而驚大受其敵不如善楚廷臣請言其說

聞之

語皆言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

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

說秦王曰

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物至

而反

極至猶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上累其是

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郵邊此從生民以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

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

國元作莊王

按史秦輕楚項襄王歌乃上書說秦

補曰莊

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以絕從

親之要

要約今王使成橋秦人守事於

韓守猶成橋

元作以以址入燕使燕入朝於

盛橋以其地入秦為是新序同是王不用甲不伸

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

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社作杜是姚本大梁之門

舉河內屬司隸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拔燕酸

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

口魏無虛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挑人史作苑注

滑州胙城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

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殷虛今相州所理大事

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楚燕之兵

澤縣東二地不同按高注作虛文協楚燕之兵

作魏之兵不然燕楚以來援者言之雲翔而不敢

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曰爾雅其飛也

人每言王之功亦多矣王伏曰元作申無休申

高翔史文雖順此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作重義自通

作重義自通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伐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

今按屬魏故魏地書技我卷垣蒲陽衍而張儀說

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

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

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體垣正義云屬

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

河東之垣也以臨仁兵臨之平兵元作兵從史兵

長垣開封縣以臨仁兵臨之平兵元作兵從史兵

伯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雷嬰猶繁也蓋二邑

之口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曹

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冤胸縣西南大事

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自馬縣南決通黃溝趙世

家按魏黃城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

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非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名舊注陳留外黃者非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注在江漢之南楚紀磨之北後志當陽縣注荆州

注建寧邵南有濮夷磨之北後志當陽縣注荆州

胥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

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比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

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

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

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屬

殺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僕歷則其字甚明屬

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新序同憚史作單是王若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注肥猶厚地

猶道則此誠字元作地也使無復後

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久徒之眾

**備**元作材材一本無姚云甲兵之強元作壹壹史作

乘新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控毀不而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

其尾不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

能終也

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

**正義**云屬并州縣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

之敗也于隧在臨淮山宣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

**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此二國者

夫差自劉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設元作 **補曰**姚利於前 **補曰**姚利於前

**補曰**易音亦前之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

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艾陵在兗州博縣南還為越王禽於

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智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

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今王妬

楚之不毀也謂無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

考下文宜有韓字補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補取下有

也補文順詩云大武遠宅不涉補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

足不涉之也補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補從此觀之楚國援也

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補龜兔遇

犬獲之補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是也龜狡也

知補或可忖度補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補道

在補前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之卑辭補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

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補累補而有累世之怨焉夫補

姚本之怨矣補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

世矣補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補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世矣補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補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隋剗腹拆頤也頤首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也頭顱僵

仆顱首骨僵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

係累為虜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者曰曰史狐傷是

注潢戶廣反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

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

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

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

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

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此皆廣川大水山林

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

世矣... 新序... 高世... 法... 百... 作... 累... 本國... 殘社... 稷... 壞... 宗... 廟

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爭應

應補曰姚云一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

之蓋躡秦楚之兵補補曰史之構而不離魏氏將

出兵而攻留屬楚方與方與胡陵鉅胡陵碭蕭相

碭屬梁國故宋必盡七國故齊人南面泗北必舉

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卞縣注入沛補曰書

蔡傳泗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四源俱

過下邳入淮卞今泗水縣又東南此皆平原四達膏腴

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

分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

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也北倚河而無後

史新序同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

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而詳

事不吏事猶治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一年

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禁制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

注猶屬言地廣曰注寫之注曰史作令韓

魏樹怨於楚新序同姚本一舉眾而注地曰史作令韓

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元作臨曰姚韓韓必受首言其

請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帶以河曲之利圍繞韓

必為關中之侯比之若是王以十萬補曰史十

新序成元作成補曰史作成戰懼許

鄢陵並屬嬰城上蔡召陵並屬汝南不往來也韓魏不

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齊補

當作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是王之地一

注元作任補是兩海東南西南至東海要絕天下

也要謂是燕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宜從

同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

之也補史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新序同通鑑綱目從之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補史昭王曰善於是

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烏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襄十一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在秦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

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

諸官

廊字通

作郎

不謂

郎為廊

郎中

令秦官

即乃其屬

此注在郎中

令下非郎也

是時

郎中

能無議

君於王

而不能

使人

毋議

臣於

我巳親近

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

君願君察之也

元在韓策

魏昭策白

見下

同

同

同

同

段干越人

凡路史

段干

李姓

邑初

邑後

干因

邑

而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

馬在車下負軛云

取千里

其言

馬遇造父之弟子

不得與王良同時

然李出於造父者得稱為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

里

不能

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

服千里之服

也

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

而不能取

也

旁見太叔干田言馬言服馬豈驂邪

而不能取

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

纏索也

故纏牽於事萬分

也

也

也

也

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

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傳國事補之不釋塞者言

之於下是纏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

不解已皆不見是纏牽長也之意為秦亦無明微當從

次○難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因王稽秦謂者

魏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

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

而益利其道達利猶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

而益利其道翻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

為也語曰人主

補曰姚云後語作庸主史同

賞所愛而罰所惡

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

之曾不足以當椹質

集韻椹所木鎖鎖鐵椹質鎖同

要不足以待

斧鉞

鉞亦斧也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

嘗亦試也雖以臣

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

耶

保作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耶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

補曰姚本反覆於前王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和

之璞皆美玉名

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

失謂不能別之而故卞和三刑也而

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

乎

厚言使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

皆取其人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

是何也為其凋榮也

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良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

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

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

**已**

謂游士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謂游士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

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

闔史作闔索

隱引策 **亡** 元作 **補** 曰姚云 其言臣者 亡其猶得

其猶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 絕句

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按自非然者即策非若是也臣願即策則臣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絕雖奇非

文願少賜游觀之間 間暇也 望見足下 不斥王故指

猶陛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 且謝且

下也

下猶陛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其

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使人持車召之

欲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

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謂范睢一本寡人宜以身受

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怨補曰大

滅義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寡人曰

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

閔然不敏傷其見睢之疾也自敬執賓主之禮范睢

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下見賢無不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

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教之范睢曰唯唯有

間亦隙也曰問猶頃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

是者三秦王跪曰跪也長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

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

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

渭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鄠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

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若是者交疏也絕已一說而立為太師

載與俱南補曰姚本無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

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

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欲猶在也謂

獲侯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

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

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

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

憂漆身而為厲凡音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

然故以漆塗身今若癩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

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

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奔育

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

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補曰姚本

後語注云韋橐補曰姚本

即漂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乞食於吳市

胥傳在丹卒與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

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

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

姚注一本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無補

無此二字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固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睢所能知鮑順文為說

矣謬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

見臣盡忠而身廢也廢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

秦耳即就也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

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也終身

之能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非女保女傅也終身

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

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

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

以寡人恩先生恩濁兒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

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

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

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

雲陽雲陽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隴蜀隴西有隴

屬馮翊左隴坂函谷關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

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博物志有黑犬名盧

而逐鴛兔也鴛言其不俊施作馳鴛作蹇史同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補曰史閉下有開字姚云季善引同而不敢窺兵於

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

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

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

矣義宜也巳少出師而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韓與魏

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二閔

十三年敗楚重立大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

有功地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豈齊不

地也地也

地廣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豈齊不

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野曰露同在

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之王奪

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

攻補曰遠交近攻秦辛用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

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

元作山中補曰當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

七年亡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則從史補曰恐當天

下莫能害此言近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往言出入來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

以威楚楚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

韓魏可虛也可使為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

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

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謂

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

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橋亂如此使人生何道從

乎若曰其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曰曰於是舉兵

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於是舉兵

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皋曰史廩丘即邢丘

南邢丘拔四十年而魏請附曰說也秦韓之地

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

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

王曰寡人欲收韓補曰姚云不聽為之柰何

范雎曰舉兵而攻榮木陽則成舉之路不通此

王曰寡人欲收韓... 補曰本有史同云不聽為之太不何

范睢曰舉兵而攻榮陽屬河則成臯之路不通北

斬太行之道此河內山則上黨之兵不下一

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本行魏字宜一

宜陽之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

事可成也王曰善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宜陽

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

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睢為客卿三十九年

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為

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二十餘年不得近舍

單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

必一時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王

國策卷三

母華陽曰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

又號新城君溼陽雍州縣高陵屬京兆。四貴者

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不聞

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擅專能專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王也顧稷侯出

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自溼陽華陽擊斷無諱擊

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

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稷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符於

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

而相合曰竹長六寸說文說也漢文紀云

天下而制相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

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符出入徵發此剖符取上决裂而言

謂擅封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

陶國敵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

云恐此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子實木披其枝披謂破之披其枝者傷

其心此因詩申之也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四語皆詩非必逸詩

古有此語爾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管齊

之權管猶管權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

死集韻宿夜也通作者事在李兌用趙滅食主父

城主百日而餓死趙惠文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

陵亦昭王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

國策卷之三 四十九

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

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

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年

王四十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

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辨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宣

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芊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別名

此書為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遂昭王謂

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云云亦失考

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

亦以為父雎傳有雎曰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

生悉心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姑極所欲言比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

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然也雎豈不能屏左

右言

應侯謂昭王曰

**補曰**

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

應卿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汝州魯山縣

東後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鄰則在汝

者為是昭王奪太右養地亦間恒思缺有神叢與

以封是昭王奪太右養地亦間恒思缺有神叢與

灌木中有神靈托之**四曰**黑子建國必擇木之脩

茂者以為叢位史叢祠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

樹也少高**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曰

注本缺**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以神靈不勝叢叢困我乃

左手為叢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右手自為投

右強而便欲自取勝**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

正曰尚左尊神也**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

**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敢言內先言外恐以觀秦則王之然也仰是矣而能乃謂左

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

而趨負之如輿載物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

輿瓢必裂裂者以爭持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

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謂此國於

瓢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

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

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至

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

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

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

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其輔

也輔謂服元作四字誤台政不亂不逆

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詒不猶持也其輔

外布輔謂股之臣而元作四治政不亂不逆

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

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

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

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

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然則今何得從王

出權何得毋分是行我我補曰姚云劉王果處三

分之一也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睢

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高注韓臣魏齊魏魏孰與

魏人姓魏有如姬

再一

孟嘗魏時芒卯之賢魏不言韓人對曰弗如也王曰

以子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

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補曰姚本此下有左中

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堆琴補曰期史馮琴索隱引

後語伏琴韓子堆琴說苑伏琴愚謂此記其堆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

趙晉卿也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正義引括地

西東南流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三板高智伯

出行水行去音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

在右皆白曰

出行水按行去音韓康子御魏桓子

為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

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漢志汾水出汾陽屬河東

北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

邑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

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魏桓子

韓康子以不敢正語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踵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

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慮

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聞暇宜數聞之魏釐十

一年有出四十年也取邢立下故不可先

范睢事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特

勤以遺禮義弃仁恩虎狼目之是以魯連孔順義

國策卷三

所不臣蓋聖賢之徒之所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太后病將死出令曰且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葬以人從魏子患之庸芮秦人

臣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

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

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

王積怒之曰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無乃字

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后死在四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穎川召陵南有

此四十年也此時屬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

非比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云陘故

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范雎謂秦

傳作邢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為文

傳在絳州亦曲誤大縣西北汾水之旁為文起范睢謂秦

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

**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強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

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

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得**

**有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

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至

四十四年矣儀亦張儀之力多且**削**元作削疑即

未嘗在韓此必誤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

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

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韓**更平聲此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

元作璞 璞作朴

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

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

之乃鼠也 尹文子及漢應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

無忌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

之降貶損之也 趙記書公子成李允非平原也平原字必

有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

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

而攻秦者以已有本富貴耳王見大王之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之一骨輕起相牙者

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

何則有爭意也

於是補

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

屬魏郡趙

善溥注在邯鄲西

高會

高紀注大會也

相與飲謂邯鄲人

邯鄲趙

武安說見前

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

金用

少故未能

其可得子者與之昆弟矣

謀人之昆弟

動謀者

公與秦計功者

應侯教

不問金之

知好若昆弟矣

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

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

矣

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六國猶連雞

尉繚

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其謀不過七三

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

此范睢之散合從後此

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

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

術每中有言禮義廉耻於

多事之際必以為迂闊不知機亂之策莫要於此  
愚謂郭開之間李牧晉鄙客之讒信陵后勝之勸

也王建秦卒亡此王國者皆應侯之術  
也高祖購陳豨將亦陳平之故習欤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招也襲其父稱  
復定上黨分軍為二王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

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十四

馬服猶言服馬也崔浩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十四

八月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武

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七鄢郢

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鄢見後五都注禽馬服之軍

不亡一甲雖周本此下有召字呂望之功亦不過

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國趙國襄

邢國此字當作到

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公矢秦嘗攻韓邢國趙國襄

邢國此字當作邢  
王九年秦拔我陞汾旁十年秦擊我太行我上黨  
郡守以即降趙  
事正相次也  
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焉

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

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

一一曰字誤史作所得民幾何故不如因而割

之許趙割因以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

此因字非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所之割

韓垣雍趙六又以此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

應侯失韓之汝南涿州郡近應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

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

老曰公子愛子也字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

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莫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

子餘子也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

即補曰當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為餘

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

之母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

又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子趙策亦有餘

子字按梁餘子恐是睢入秦而亡其餘子之在梁

者臣亦嘗為子言已亦若東門吳乃臣何為憂秦

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七年死補曰傲恐即驚始曰

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

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也誠然否蒙

教曰至清得其清乃生見應侯曰教汝死應侯曰

地而言不憂此其情此下何事一本也誠問然否蒙

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

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

今傲勢得為秦王元作為王補曰當作王為姚

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補曰顯逆亂之誅又

作顯違誅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

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

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汝南

韓虜獲者補曰以為為憂為將之為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圍也武安君曰不可王

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

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集

俸秩也 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武安君曰長

平之事 後志法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

平在澤州 秦軍大克 元從寸下同徐鉉曰勝此物

高平縣西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

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 飲食舖餽

時食吳謂奈鬼曰餽 以靡其財 集

曰舖餽即餽餉也祭鬼本高注非 趙人之死者不得療也 治涕泣

相哀勗力同憂 并 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

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

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宴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

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

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

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

以與師矣乃使衍五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

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王

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

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

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竟陵在郢

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東徙而不敢西向

陵先王楚人震恐震劈靈震動故為恐

徙韓魏相率與兵甚眾君所將之卒補卒字大事記當有

補不能幸之而與戰之是之戰於伊闕年十四大破

二國之軍流血漂鹵

鹵槽同大盾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

也浮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

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

國虛弱是以寡人命故云大發軍人數倍元作

本作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

寡擊眾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

君曰是時楚王項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

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集韻斥亦踈百姓心離城

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入多倍城邑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皆同

發梁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

大事記云掠於郊野掠奪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

此大... 事... 心... 字... 掠於郊野... 奪... 以足軍食... 當此之時... 秦

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

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走不反也楚人自戰其地咸

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

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不欲先用

其眾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欲推

以為鋒鋒軍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

兵以待元作待韓陣戰時不決專軍并銳觸魏之不

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北以是之故

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理何神

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

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猶曰長其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

其強增城浚地以益其固主析節屈折以下其臣肢節

臣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質曰曰推體至於平

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

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

固守挑其軍戰挑摧撓也撓敵求戰曰曰漢書必

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剋攻其列城必未可

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

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

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

如坐而弗下趙王出經說以起其後秦數不列武

軍吏使王訖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

眾而弗下趙王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

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

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

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

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

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

之變補曰以字疑有缺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

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

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

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

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

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

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

將軍敗則辱此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事在四

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

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

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遠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

已知彼而得策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

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拉郵之劍也曰曰應侯

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

從伐趙者為此也大事記謂起之死皆睢之力鮑

可謂不探其心者矣所引孔子不俟駕行蓋當仕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

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

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

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

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

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

也守閭嫗曰嫗母也廣韻老曰某夕某孺子

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亦婦內某士內私之也言

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必行有猶欲也言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

非其所欲故令之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

勿思則必不行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

非至親令必行也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

言王之令亦能奪其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

稱十夫揉椎木也衆口所移母翼而飛故曰不

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

摯以反摯稽之副也秦王大怒而

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

國策卷三

欲兼誅范雎稽始薦雎雎後任稽守河東**補曰**史

降趙應侯講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

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坐誅應侯益以不憚昭王

臨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欲兼誅雎者則非常也范雎

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所以愧之也**范雎**

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字楚楚恐魏

開言始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天

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天

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令**愚**元作遇**補曰**當

惑衍或或補曰與罪人同心王稽謂而王明誅之

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顯於天下而為諸侯

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

相禮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而無過舉之名王曰

相禮

王必不失臣之罪已

殺

而無過舉之名王曰

有之

然其過

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

試之

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

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

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

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

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故民不惡其尊

而世不妬

元從女

妬備曰

其業臣聞之百倍之

國者

謂地廣也

民不樂後也

爭先附之

後之復地既廣矣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

一舉

大功不再待後

力

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聖王之制

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

盡不罷怒趙趙元作怒趙怒目當必於其已邑戰必欲

使為趙僅存哉言所存然而四輪之國也言其民

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止國日姚本作四輸是言四面輸寫之國今雖得耶

鄂非國之長利也時政即意者地廣而不耕

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服民未則雖從而

止矣去且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

言戰事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安而愈戰勝國宜

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輕危故物不止輕

故地不入不衡不入因上文用兵不休與雖從而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

言之

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微

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

重者王不伐人所輕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

天下必為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

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補

如耳見前此時必二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

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補曰世主志慮欲爾

亡於燕言之罷楚並音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未亡

亡形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

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

民為之用用民補曰當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

破

元作富

富

補曰

字因下

韓威魏以南

伐楚西攻秦

秦

復有秦

字宜

為齊兵困於殺函之上

補曰

按秦惠

後七年五國

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

十年攘地猶推也

秦人遠

戰無考一本殺塞之上

迹不服

也然終不服

而齊為虛

疾也按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為九縣三十六

年東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

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

秦與五國共敗之

補曰

趙策亦有社稷為虛

語莊子曰國為虛厲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居夫

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恐此疾即厲也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宜能強

而適足自存者何

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注讀句誤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

今富非有齊威宣

之餘也

世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之

餘也

世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世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之

餘也

世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之

之餘也世今精兵非有富強之庫也而將非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收

破齊罷楚救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為至誤臣以為從一合從為一當作一不

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蘇難者如刑名家

夫刑名之家申韓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

白馬故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

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

并楚趙奢鮑佞將絕楚有四人不名起而從之臨

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

不隨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

秦邪七其猶亡亦云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

是以知補曰此下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

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

函之敗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三

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

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謂橫行於中

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

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為蘇秦合

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說始皇定天

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

為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秦獨攻取兩周猶  
息兵五六年前此後皆無解兵之事補曰二十  
九年不相攻必有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  
應如此之甚元在趙策為趙而說也當從

儀作韓非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

西周謂齊王之比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非子

第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氏考愚按集文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使秦始皇十三年也次年見殺今以韓子考其言

而策文義勝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

者不復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審悉

曰韓子審作當勝不雖然能如言臣願悉言所聞

當即上云不智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

悉詳大王裁其罪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

盡也連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固齊楚為大故從

連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固齊楚為大故從

人連結之收餘韓韓時弱多喪地成從將西南

特以為固收餘韓韓時弱多喪地成從將西南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報五十九年與諸臣竊笑

下文有是以與秦為難報五十九年與諸臣竊笑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

二亡無以逆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攻順者一句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

車藏今詳凡有藏者皆得稱也困倉空虛

府庫藏貨財對下困倉藏穀粟言困倉空虛

廩困方曰倉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

聲亦通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白刃在前

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斧質在後者誅不進戰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

却走不非元作罪補曰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殺

能死也非韓正作非補曰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殺

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言

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皆當從韓勝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

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相無相攻相

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韓出其

父母懷柱之中柱衣生未嘗見冠也聞戰頓足徒

父母懷柱之中

柱衣

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

揚

比頓下也集韻徒空手揚袒也

袒揚露臂也

犯白刃蹈煨

炭

煨盆中火

斷死於前者

句斷比此元只是也

比次也言如是者相次不

曰韓作皆是比蓋皆之訛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

同言死難

同

反斷長之斷

親緩反前同

而民為之者是

貴奮也

奮言勇不顧死也

一可以合十

與敵合關

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當也義長

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

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矧之言有勇秦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善天下莫如也

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

總以此與天下

與言與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

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相當

也值開地數千里此其天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

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困倉虛四

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猶言無他事謀

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補曰韓臣敢言之注者蓋

兩昔字因者字訛衍當從韓勝齊南破荆中破宋閔二十八年補

西服秦荆秦事未詳西補曰齊南破荆以下以地勢

與五國攻秦潛王十六年與韓魏伐秦十地破燕

一年與韓魏伐楚十三年與秦韓魏敗楚地破

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釋詔此秦史之言耳

策趙王詔告命令也下文詔之及後濟清河濁

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注沛上有

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注沛上有胸

與下文協語勝水自鄭以東貫滑曹鄆齊

皆近齊西曰書蔡傳齊水自鄭地也正義云黃河

齊青以入于海自戰以下皆齊地也正義云黃河

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長城鉅防以為

西北界左傳齊履西至于河長城鉅防以為

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

勝界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綠頭在齊州平陰

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琅琊臺入海齊五戰之國也

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

故曰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

荆龍衣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

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郢所

謂故郢又自郢都與鄢為五史多言鄢郢齊策

鄢郢者楚之柱國知鄢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

所謂江南地遠者也

年楚項襄之二十一年  
策即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秣歸武徙枝江  
亦曰冊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謂故郢留王避  
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郢在宜城  
曾氏謂屈環亂郢以濟者都郢非以都故惠王末  
墨翟重靈趨郢宣王時昭惠後愚按楚辭哀郢莊  
入秦齊使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  
辛說襄王郢都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  
世亦仍都南郢也考烈王徙壽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  
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據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  
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故徙陳以下不論而其說  
亦不○明故為正之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  
之地○韓五都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引策文  
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引策文  
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都字必誤當從韓  
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具區洮隔彭蠡青草洞庭又  
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  
錄謂木湖別名或說荆王襄亡走東伏於陳起傳  
太湖中自有五湖

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  
物然言易也舉荆

則其民足貪也也足利也東以由齊楚強於二國

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

作弱是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行舉猶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木為

社置宗廟令帥天下西而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

補曰韓無作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

親而軍華下即華陽大王以詐詐韓作破之

兵至梁郭元作郭補曰韓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

梁則魏可舉魏梁以都言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

之中而為與國不通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趙危

而荆孤東以強補曰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

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

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

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

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

所封也如封剛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

壽以廣陶之類病於內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

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其

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今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險隘上云中上非能盡

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悉其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當黑馬亭大王以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大王以

詐詔字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當是時趙氏上

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

邯鄲完河間冀此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

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

十六縣上黨十七縣韓作四十六十七

韓作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

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外漳沱河之外

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即韓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屬清河不得為他說矣不

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中

呼池元作池滂池古韓通史弟子傳以北中言中

國策卷三  
六十八

池在代 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然則是舉趙則

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

蠹魏蠹者病也挾韓荆以東韓作東弱齊齊強燕弱齊

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以流韓魏氏

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者大王拱手以須

天下編隨而伏韓作敗也編言衆隨

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

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地

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韓尊考乃取欺於

亡國亡國以長平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

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

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

**韓**曰韓此下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

有士卒字且怒目懼而退曰韓作天下固量秦力二

而却弃甲兵擊戰而天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

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同之父於此曰韓作李

下大王又开軍而致與戰極力言非能厚勝之也猶

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天下固量秦力三云矢內

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所至由是觀之

臣以天下之從也合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

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曰慎一

曰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

為天子元作曰韓帥天下將本將甲百萬左飲於

淇谷水河內共淇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

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以與周武為

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也素為之非金革言戰一日

破紂之國戰以甲子日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

下莫不傷傷韓作莫傷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

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決水灌之三年三月趙策

亦兩云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數策

以善筮也占兆灼龜兆折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

而使張孟談趙臣於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韓使

魏背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

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各師數百萬

秦國號今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

下天下可無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望見大王言

所以舉韓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舉亦

也斬臣以洵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韓之言當

如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

蜀後亡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

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

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

朝大王斬臣以洵於國示人以主不忠於國者

主言以為首惡虎謂此士論事深切者明孫卿不

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稷以

張儀名之措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謂韓以為為

王謀不忠者謂韓非師荀卿者也其術不主於

師知論兵以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以禁暴除害  
為務非論而有是言不精且謂卿不自是其愚李斯以  
取耳鮑既考天下之異論有以自是也韓非此書歷  
論荀卿歷其高談魏論有以自是也韓非此書歷  
李亂天謀臣蓋指魏論有以自是也韓非此書歷  
徒術無法周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伯韓魏甘  
茂以秦無法周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伯韓魏甘  
者亦非一人其斯短地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短  
也終以非一人其斯短地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短  
以說之難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萬於涂人奪之

也鼎鼎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睢安平匿之時

王稽通諸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斬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

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在秦大司馬之使人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

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曰我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

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禮猶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斯猶

辯智者志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期得此物也理治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

傷天下繼其統統絕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言其兩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此下有

全美 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 與天下終 此下有

豈非道之符言行道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

侯曰然澤曰若秦之衛人仕魏後商君楚之吳起相楚而死

越之大夫種姓越王相其卒亦可願元作矣

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盡公不還私

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

誠蒙怨咎集韶蒙覆也蒙冒同鞅嘗刑太欺獲交

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

里具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說不蔽忠言不取苟

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顧毀譽必欲

元作有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

有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

困辱

離羅同集  
韻遭也

悉忠而不解

解解

王雖亡絕盡能

而不離

離猶

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

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

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

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

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

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信五是有忠臣孝子國

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

父為戮辱戮殺也誅辱之人如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

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因

間言有

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

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

謂曰論之本以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不欺舊故孰與

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

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

患折難批推同匹齊切擊也集廣地殖穀也富

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

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

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

物或盈則衰天之常數也佳良不盈宿變七聖人之

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本有九一匡天下至

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

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適正曰史作敵適於天下

輕諸侯元作凌凌正曰陵通史凌齊晉遂以殺身

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叱呼

駭三軍也叱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

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

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曰史此

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

殺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業自是之

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

對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

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比并陳蔡破

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

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初邑

墾耕初辟地殖穀殖植率四方補士補上下

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以禽勁吳成霸功勾

之下有專字恐此有缺

踐終拮而殺之拮夏同操也蓋通之楚記言此四

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

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

居陶易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行分補曰姚云二

投大言全或欲分功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

曰姚本有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曰一本及决羊

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

晉之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通補曰史於於

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

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如時補曰史不退則商

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

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喬松之壽喬正子晉松赤子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

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

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

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

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

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二十五年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

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鴈門子延水東逕

南澤無人疑此即其所邑

與居補南曰姓云一秦十餘年補正曰史昭昭

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

居燕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處謂周衰

趣於利而巳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

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

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睢內慙

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益其咽抗其氣拊

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尤者相秦數

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於道

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

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為越為秦之為去聲

濮陽人郡屬東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

孝文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

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嬴幾倍曰無數曰今

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

世遺猶貽願往事之事猶為玉之小贏而圖建國立君之

大利自以蜀飲時能無悔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苑

城趙地缺滿字書無音晰故往說之曰子侯異人

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

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

一日倍約身為糞土死且今子聽吾計事來歸

以求歸為事四日辰翁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

秦必來請子乃說秦主后孝文后華弟陽泉君曰

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

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

駿馬盈外廐美女克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

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

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權也朝榮夕死說有可以一切

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字其寧於太山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移也曰曰以太山為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

席離席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侯有承國之業士夫君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

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逢蒿子異人賢材也

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

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

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

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

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

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交好今若不能然故曰空若

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

施是自為德講必以德絕講好於秦秦王老矣一日

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雖有子異人不

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王后說其

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

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楚

書之非也愚按昭王問荀卿

儒無益於人乃留上止宮問曰

儒無益於人之  
乃留止中止宮間曰間政事事陛下嘗

軻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趙之豪傑得知名

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

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臣恐其

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則王以為然竒其

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

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以不韋為相號曰文

信侯食監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

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

國君時歸與此駁虎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

欲圖贏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是

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陰險傾邪無輩

於不辜者不足為奇也不足為筭也子楚之計  
平耳孝子文稱為奇而宜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

始皇帝

莊襄王子  
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姚本

此下有欲與燕共伐趙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

徑者道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

快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

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曰

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

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君羅所事

言故叱去曰姚云曾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

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其人平無稽豈生

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

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

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

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

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

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

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今文

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

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離今庫

貝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田矣甘羅謂文信侯曰

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趙王郊

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

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

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唐河間

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

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

趙攻燕得上谷幽州三十六縣與秦什一與秦

也羅傳有得上谷二十城今秦有

也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二十城今秦有十  
一索隱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

天下有有補曰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

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

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

把鈹推耨之勞鈹甚苗器耨耨器補曰徐按詩傳

田器并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

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

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

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如也同語絕如

說文文今頌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

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臣

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頌

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

而遊資齊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入其柱稷之

臣於秦歸秦之使即韓魏從疊此三字而天下可圖

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頌子曰天下

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

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雖有萬金

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

將相比遊

將相北遊字衍於於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也此十七

年齊補曰入朝四國元作必疑畢從魏

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正曰高注燕趙頓子之說

韓魏是上已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說

也說始皇在十年還太后前此要終言之頓子之說

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茂

矣四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

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

頓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始皇所重者獨燕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

太后者特以諸侯皆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

悟之也愚按項弱雖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

說以燕并行許未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

二人雖異於范雎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

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舉左案齊舉

兵於左則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

下案下也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

壓也又伏也築剛平趙地缺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

蓋在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芻牧薪採食馬牧養

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

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

事也僖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致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不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

之敗因退為逢澤之遇開封陳北有逢澤乘夏

或曰宋之逢澤

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

非天子稱夏王國也補正曰朝天子音潮即驅十夏篆

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和元作太公太公

**補曰**二聞之舉兵伐魏補曰一國家大危下有壤地梁

王身抱質執璧質贊同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

陳侯趙成侯二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于桂

陵不至如此所稱故定為宣王馬陵之役**曰**按

大事記周顯王二十六年魏拔趙邯鄲八年齊威二十

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趙邯鄲八年齊威二十

稱王齊乘其敝敗之桂陵二邯鄲七年秦孝公會諸

侯於逢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逐為逢澤之遇

按魏既克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敗魏于馬陵魏世家書魏

伐趙乃往慮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而桂陵馬陵

易混故爾其後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怒楚魏

策有顯王三十六年魏惠後二年齊宣十年楚成

六年楚伐齊大敗申縛於泗上今以此考之伐即

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舉兵伐魏一語在

會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而上丈伐邯鄲乃敗

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四上逢澤之遇天言亦

未免殺并也大事記又謂魏為逢澤之遇天言亦

從又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天下

盡信但魏自拔邯鄲後稱王則無句疑者可天下

乃釋梁郢威王聞之楚威七年也亦避始皇父諱寢

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

上縛齊將譙姜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

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即燕人聞之至格道格

此此魏地也蓋赴魏之難燕人聞之至格道格

道不通平際絕地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

毛釋劔振振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委南聽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也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

夫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

側紂之間高注紂當為痛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

至於此哉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

也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

章先言趙強而魏伐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

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

四國為一文荆齊燕伐見下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

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

於內財力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柰何群臣莫對姚

賈魏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元作安

攻故云為六國說也

荆齊燕伐見下

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

財力也

魏對曰

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

安元作安

**息也**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

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劍賜之使

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

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

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

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吳

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

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此下外自

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

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

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

同確也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

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

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

為臣貞女工巧

有婦功也

天下願以為妃

妃四也

補曰

參止之身云云即陳軫之說

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

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

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

元作

聞讒而殺其忠

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

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

夫婦逐之也

朝歌之廢屠

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

補曰楚師望

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集注云呂望鼓刀

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土屠屠國

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說不同蓋

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乎

孟子時無問者不子良之逐臣聞棘津之讎不庸

得并拊擊之也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鈞於棘津今文王用

存維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也

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鄭為鄙蓋鄭鄙

與鮑叔賈補曰南陽之敝幽修武南陽也仲穎上

鄙下人字疑衍困幽魯之免囚十九年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

隱也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於秦養牲者以五殺羊

皮鬻之補曰說見上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故

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

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

迎客之舍人也云云亦此類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

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用咎犯之謀破楚成

王曰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

之而朝西戎文意同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

惡而卒有如是之功耳按文公有寺人披斬祛

頭須竊藏二事鄒陽書文公親其警而強伯諸侯

注以爲寺人勃鞞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爲里鳧須

即暨頭須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天

二事皆可通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補使

下補曰姚注魯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補使

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申屠狄淵並見莊子人

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

爲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取不取其故可以存社

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

者八尺不實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

賞虛願也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

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即姚賈

之說也燕策蘇秦秦王曰然乃字可補曰復使姚

蘇代之說亦此類秦秦王曰然乃字可補曰復使姚

蘇代之說亦此類秦秦王曰然乃字可補曰復使姚

蘇代之說亦此類秦秦王曰然乃字可補曰復使姚

蘇代之說亦此類秦秦王曰然乃字可補曰復使姚

賈而誅韓非此高誘妄人也註此書謬妄非一處如

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

於孟子之書宣閉皆嘗伐燕而之嘗之役實閉王

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

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

也四鮑注是書謂高氏以姚賈為孟子書陳賈

以伐燕為齊宣王為是憤發凡策之書宣者悉據

史記改從閱大詆高氏而以此為稱首夫學者互

訂於千載之上義理事後而已歲月名宇之微者

者當博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微者

或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臆決

妄誣前人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臆決

齊宣王立非矣唯之會之役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

戰國策秦卷第三

年書曾子之皆死惟孟子以為宣王而策之文與  
之合此通監所據也通監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  
史記下移十年宣王伐燕即薨次年潘王立宣閱  
之年或亂而失次通監必有據而大事記亦從  
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  
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則取國策而易宣  
以潘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  
明哉傳曰所得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  
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荀卿嘗事宣王為之諱也  
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為之諱也  
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  
肆其說矣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為率意繆妄鮑  
之誣高氏乃所以自謂也高注呂氏春秋陰康氏  
據漢書改為陶唐氏昔人譏其不視古今人表妄  
改本文鮑之失正類此學  
者之所慎於傳疑也

凡六十七章

開

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正



開

Wainan Universit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印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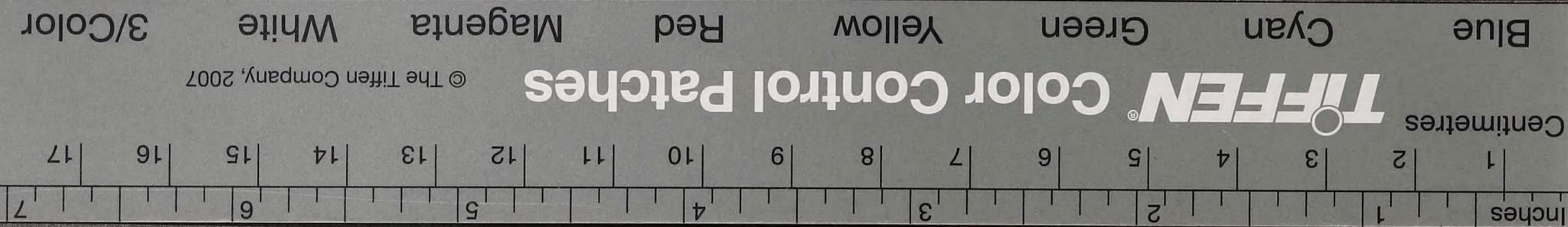
藏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wa Library



戰國策校注

二

開化圖書館  
Kahan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